**从此不再疏远**

高一4班 王思嘉

人为什么会去怀念、会记挂一个地方？

在深圳长大的我对故乡这个词并无多大感情，哪怕有人问起，我会毫不犹豫地答出它的名字------浙江，可是，我对它也并无多少牵念，甚至，还有几分疏远。

怎能不疏远呢？我不似我的父母一般会说那一腔吴侬软语，也没那近乎标志一样的口音，在深圳的我只有标准的普通话，没见过雪，没见过淋漓了近月、能让心情都柔软忧愁地梅雨，没爬过羊台山，不知道那里的阡陌纵横，说不出那些口耳相传的故事和传说。

于是故乡在我心间只是模糊的一个印象，只是单薄的一个名字，一个符号。虽说年年几乎都会回去，但也只是奔走探望各路亲戚，时间都在路上耗去，繁多到难以辨认的不同的道路却又惊人地相似，灰白或漆黑的颜色委实难以给“故乡”增添几分色彩，于是我开始厌烦回去。它给我的印象依旧只是一个瘦削的背影，在时间的浪潮里摇摇晃晃。

又是一年春节，父母带我回去时，在奔走之余竟得了几分空闲，那时正在乡下的奶奶家，父亲突然说要带我去看看老屋。

“老屋”？那是个怎样的地方，我未曾听过。父亲带我在田野中穿行，有时有坚固的水泥路，有时只有坑洼的土路。道路两旁有早春新绿的作物，茸茸地探出了头。父亲一路上絮絮地说着，那是他长大、是他过去生活的地方。

七弯八拐，一团褐色的物体突兀地出现在视野里，在柔绿的底色里十分显眼。细看去，那是一栋饱经风霜的的木质房子。父亲的脚步加快了，我跟着进去，屋内的光线几近昏暗，影影绰绰地看不分明，物体的轮廓都模糊在阴影里，似是被岁月遗忘的角落。但我却隐约看见父亲脸上的纹路都舒活了，有一种放松慢慢浮现在他脸上。他慢慢地讲着当年的故事，哪一年刮台风，水漫进来这么高——他弯腰，伸手在被岁月磨砺地十分光滑的门框上比划着，哪一道痕迹是他亲手刻的，哪次他从阁楼上不小心摔下，哪一件物什上有怎样的回忆……我脑海中慢慢勾勒出当年的图景，严厉地父亲，慈爱的母亲，五个调皮的孩子在此间嬉戏，隔着岁月的昏黄，“故乡”忽然活了，有了声音和温度，有了一个清晰的剪影。

我忽然开始明白为什么它会被铭记，因为这里有你的足迹，你抹不掉的回忆，你祖祖辈辈流传的血脉，每一寸土地都是你的先祖的骨血，它融在这里，和大地融为一体，再无法分离，也太难舍弃，于是它突然不再疏远，而是活在心中，活在每一次呼吸和脉搏中，活在名为过去的回忆中。

屋后的一树桃花已经打着花苞了，淡淡的粉色，想来花开时一定很美，可惜这次来不及等到花开了。

那么，明年回来看看吧？